

望见蓉 著

中国首部
还原武昌
起义历史
真相的长
篇小说

中国文学
谨呈辛亥
革命一百
周年的精
彩献礼

铁血男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望见蓉 著

铁血男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首义路 / 望见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482-1

I. ①铁… II. ①望…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248 号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史 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4 千字 开本 68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75 插页 3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482-1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胭脂巷深深几许	1
第一节 狭路相逢	1
第二节 一厢情愿	7
第三节 惩罚无边	15
第二章 此情只应天上有	26
第一节 两情相悦	26
第二节 教案风云	32
第三章 清风朗月正当时	41
第一节 少年乳虎	41
第二节 志同道合	47
第四章 都是恩怨难了时	53
第一节 积怨难消	53
第二节 退学解职	57
第五章 多情总被无情恼	64
第一节 守身如玉	64
第二节 邂逅管家	70
第三节 生擒活捉	77
第四节 虎口脱险	83
第六章 九万里风鹏正举	86
第一节 星火花园	86
第二节 苦衷难言	91

铁 血 首 义 路

第七章 锦瑟华年谁与度	98
第一节 冤家上门	98
第二节 风流云散	104
第八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112
第一节 科学补习	112
第二节 赠画酬恩	116
第九章 忽见千帆隐映来	121
第一节 日知相会	121
第二节 出入军营	127
第十章 狼烟四起暗旋来	132
第一节 日知慷慨	132
第二节 春梦不改	137
第十一章 风流雨打风吹去	144
第一节 日知新生	144
第二节 丙午党狱	150
第三节 刑讯逼供	157
第十二章 报答平生未展眉	162
第一节 竭力营救	162
第二节 会审惊魂	168
第十三章 肝胆相照显真情	175
第一节 免于死刑	175
第二节 保外就医	181
第十四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	188
第一节 军队同盟	188
第二节 群治风波	195
第十五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	204
第一节 保路风潮	204
第二节 振武乏力	211

第十六章 此恨不关风与月	218
第一节 卖身接客	218
第二节 反英示威	225
第三节 败走租界	232
第十七章 春风又绿江南岸	239
第一节 文学共进	239
第二节 众矢之的	246
第三节 良宵一度	252
第十八章 恩怨分明信义著	259
第一节 冰释前嫌	259
第二节 喋血筹款	266
第十九章 乘风破浪会有时	273
第一节 舍生取义	273
第二节 联合谈判	279
第三节 会社合流	287
第二十章 只恐输赢无定局	295
第一节 炮兵事变	295
第二节 善恶有报	302
第二十一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308
第一节 炸弹失事	308
第二节 英雄殉难	314
第二十二章 直挂云帆济沧海	322
第一节 箭在弦上	322
第二节 起义枪响	329
第三节 武昌大捷	336
大结局： 长春观长长恨歌	344
后记：感恩这片神奇的土地	351

第一章 胭脂巷深深几许

第一节 狭路相逢

深冬的武昌城，乌云笼罩，寒气砭骨。傍晚的天更像一口破败的锅，反扣着阴冷潮湿的青石板大街。

这条街与长江平行，又垂直不足千米。笔直里生出些小岔，像女人的发际。中间一条主道，两边随性分出若干的小道，通向各自的幽处。这里因一条长江，而与汉口、汉阳相连。三镇在这里形成交集，往来方便。于是养成了耐不住寂寞又不失温婉的热闹性子。像妓女的眼睛，是勾人钱和魂的。

武汉这座城自古都是火炉性格。一个拳头扔出去，可以在地上砸出一个坑。一粒唾沫星子吐出去，可以引爆一座城，一个国家，甚至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武汉的男人嗓门特别粗狂，出口总像吵架。你个斑马儿的，好久没见了，也不出来打个照面。然后当胸一拳。这是朋友间的见面礼。他们又忒自信。扫大街的，也不比你家中举做官的气短三分。上次骂了架，下次见面照样喝酒吃肉，哥长姐短。好像隔了夜，前日的话和事都被风吹过。说话做事，都是亮亮堂堂的。像长江、汉水，平铺直叙，兼容天下，浩荡向前不见底。

他们又精得像水里的鱼。夏天夜里，鸽子笼里热，就纵身往江里一跳，从头到脚冲洗干净。再把竹篾做的凉床往大街上一摆，短裤衩，赤膊，往上一躺，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于是，满街都是大嗓门，充斥着男

铁血首义路

人的汗味和磨刀霍霍的紧张。

这条街与武汉三镇所有的街巷有别，是兄弟中的独生女，是懒于梳妆的自然的女儿态。茶栈、布行、钱庄、成衣铺、皮草行、化妆品商号鳞次栉比。女人们做件旗袍，买点胭脂之类，总要光顾这里。钗环鬓影，号内号外，挤一下鼻孔，猛蹙眉一吸，总有暗香袭来。柔情和欲望便有些蠢蠢浮动。这胭脂是尘埃中的一点红，是灰头土脸中的生动。女人抿唇轻笑，这时，葱指蘸一点胭脂，合住掌心，两相磨匀了，轻抹在两腮凸起的笑肌上，便有使苍白霎时蓬荜生辉的效果。灯光下盈盈粉泪，又染上了凄美的味道。所以，这胭脂，无论是音韵，还是形象，都有先天的凄情。名与物是浑然天成的美轮美奂。

这条街长约八百米，宽不足四米，逼仄得像条鸡肠，像个没根基的街头混混，所以无名号，是个无厘头。但是这里的生意，出奇地好。风吹颍草籽，都能长得枝繁叶茂油光水滑。有人问，你在哪里忙么事呢？你回答在武昌卖胭脂的巷子里。巷是比路更苗条的，是女人的针线活那类，不见大世面的，即使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也是藏着掖着的。久而久之，这条街就有了一个极女人的名字——胭脂巷。这名字是信手拈来的，却约定俗成，沿用至今。起于哪朝哪代，却无人追究。反正，姥姥是这么叫的，姥姥听姥姥的姥姥说，也是这么叫的。

胭脂巷在蛇山脚下，蛇山是在平地上突兀地起了一根长脉，由南至北，似一条水蛇扭动灵动的腰肢，径奔长江里去。汉水也从对面切出一条口来，汇入长江。长江于是在这里有了海纳百川的气魄。江面上千樯万舶。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街上货宝奇珍聚集，肩挑、小贩、轿夫、苦力之类穿梭其间。由于从长江挑水的木桶无声无息一日三遍的挥洒滴漏，青石板路湿润而洁净。

中段的胭脂山北坡有“竹凤清”、“桃花坞”石刻。相传此处古为渡口，一个艄公夜晚插入水中的竹篙到第二天早晨变成活竹，因镌“竹凤清”三字以志其事。又传此处多桃树，有“夕阳返照桃花坞”的诗句，故有“桃花坞”之刻。小巷两边的房子，要么白壁翘檐，要么青砖厚墙，严整而不失随和，平易而不乏雅致。

胭脂山下有一家四合大院，墙院里是两层的阁楼，雕梁画栋。白天关门闭户，晚上却是车水马龙。匾额上刻写着“桃花坞”三个镏金大字。为了与这院名相称，院外两只石狮旁边各立着一株桃树。每到春天，一片桃花灿烂。红里含粉，与胭脂同道。“桃花坞”得了这条街的古韵，又应了这条街名，所以活色生香，生意出奇地繁荣。晚上，这屋子里不仅商贾云集，而且衙门的官员也影影绰绰，似过江之鲫，鱼潜水底，暗暗穿梭其间。

这时，一位高大的黑脸男子，跨进门来，冲着里屋高声叫道：“哪个是胭脂红？快出来！倒是让老爷我长长见识。”一个满脸涂粉，着绿底红花旗袍的女人应声掀起珠帘，迎上来，微微镇一下，妖冶地拉住刘银根的胳膊，夸张地嗲声道：“哟，刘大官人？您可是我们桃花坞的保护神哩。瞧您忙的，神龙见头不见尾的。今儿是什么风把您给吹动了？”

“哼，知道就好！你要在这儿呆下去，撇开我刘银根，简直就是癞蛤蟆打哈欠！”

说完，仰面张开海口，打了个哈欠。“快去，把你那个胭脂红给我叫来。没见我大爷需要她给我打起点精神吗？老子这几天可累了。成天跟在洋鬼子后面，都人不人鬼不鬼了。”刘银根是汉口英租界的巡捕房便衣，家住胭脂巷西头。

“大人，别的姑娘行不？最近，又来了几个姑娘，还没开过包哩！您先尝个鲜？”

“斑马儿的，开什么玩笑！我忙得屁缠脖子，专门过江，要的就是胭脂红。你七老八十了，还是没长耳朵？”

“嗯，嗯……”罗曼尼双手不安地绞着手绢。这手绢像钢丝球绞得她愁肠寸断。今天遇到的麻烦并不是大姑娘出嫁头一遭，却比挖她的祖坟还难受。她本是湖南流浪汉口的妓女。长沙城里青云书寓一场大火，烧死了床上的老鸨，让她卷财而逃，又仰仗与几个当差的衙役巡捕房便衣睡过觉，才有了今天的桃花坞。

“怎么，她不接客？你这老妈子都没办法？”刘银根也斜着这个手足无措的女人。他知道一定是遇到更大的对手了。他可不吃这一套。挣

铁血首义路

钱时受洋人的气，搞个女人也需要看人脸色忍气吞声吗？他大手一挥，捋起衣袖就往二楼去，口里不停地叫着，“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老子皮鞭轻轻一挥，就不信还有我刘某人搞不定的事！来，带路。”罗曼尼没法，硬着头皮，战战兢兢，三步并着两步，走到前面。

“就这间！大人，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带您来的。您就说是您自个儿闯进来的吧！我给您行礼了！”这是罗曼尼在男人面前最后的招数，既见出黔驴技穷的诚意，又不失女人耍赖的可爱。四十岁上下的年纪，终年的熬夜操心，眼角的皱纹成箭在弦上状，一束束捆绑着，向两边闪射。

“开门，个斑马儿的！”刘银根嘴里喷着酒味。人一急酒劲就趁势上蹿。火苗很旺，舔到他的眉毛，连着头发都呼地点着了。他双拳着陆，三下两锤，就把门叫开了。

“谁吃了豹子胆？满口喷尿！”门嚵地拉开了，里面站出一个白面书生。笔挺的西装，暗红的领带，洁白的衬衣。目光炯炯有神。唯身后那条长辫子大写着“晚清”二字。

“您！”刘银根身材魁梧，在白面书生前，却成了榆木疙瘩，“大水冲了龙王庙，有眼不识泰山。”

“没想到老刘你还有这等威风！”白面书生瞪着眼，压低嗓门道，“真他妈扫兴，还不给我滚！”

“打扰，打扰。我走，我走！”要在平日，或者遇到的是别的什么人，刘银根早冲出一拳，打得他遍地找牙。刘银根头皮发紧，无数只虱子从体内某个暗角冲出来，疯咬着他的心情。他拼命地告诫自己忍住，忍住。口中一连声地对不起，对不起，倒退着碎银子步，差点一脚踩空，幸而早有预感的罗曼尼急忙赶到，将他一把扶住。刘银根随手一甩，扶着木梯护栏，一溜烟滑到地面，站定，回头，半晌从喉咙里喷出一口浓痰，啪地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地面上。那痰在地上来回荡了几荡，很快粘成一团。刘银根望着那口痰，信手摸一把脖子，觉得满身子骨里都蹿着恶气。他干咳了一声，嘀咕道：“他奶奶的，狗仗人势！走着瞧！”

英租界是1861年汉口开埠后武汉出现的第一个租界。自汉口江边花楼巷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长二百五十丈，进深一带一

百一十丈，合地基四百五十八亩零八十弓。此后又沿江开辟出俄、法、德、日共五个租界，占地共约两万平方公里。到1898年，英租界面积又向两头蚕食了三百三十七亩土地。后至城垣留出官地五丈止，南至一马路向城垣线起，北与俄租界相连。

租界这个寄生在旧中国体内的怪胎，实乃国家病人膏肓之标志。英租界里设有大英工部局、巡捕房、会审公堂，可见租界就是“国中之国”。大英工部局，原名大英市政委员会，即英国在汉口租界内的殖民政府。坐落在今鄱阳街以西，南京路以北的文华村。

巡捕房就是租界内的警察局，系工部局内的一个科，即警察科。有可容一百多人的拘留所，每天平均拘捕人犯三十人，其中90%以上为中国下层民众。巡捕最初多用印度人和安南人，后因华人工资低，且熟悉情况，华人巡捕便大增。

刘银根凭着身手敏捷，当上了华人巡捕。这是一份旱涝保收的活儿，不比经商需要本钱，也不比农民需要土地。他这个城市无业游民，能摊上这活计，自是幸运。加上还能狗仗人势，满足点人上人的虚荣，所以，他早出晚归，在巡捕房干的风生水响，特别卖力。

刘银根觉得今天实在晦气。早上出门，在胭脂巷一脚踩到一堆狗屎上。他本来可以借一泡狗屎发点小财。这里尽管不是租界，他仗着英人的鼻息曾经发布告示，不许居民放养鸡鸭猪狗，否则格杀勿论，视其情节轻重主人罚款刑拘。这条街上，很多商号养狗，狼狗、藏獒、猎犬什么都有。养狗不仅是为了看家，有时成了主人身份的象征。狗在院子里大多一条铁链子拴着，不咬不吠，静显神威。如果是布行熊成礼家的，鞋匠铺朱大江家的，他不仅要收拾他们的狗，还要借机让他们赔他一双新鞋。

刘银根对汉口英租界《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附则》记得滚瓜烂熟。在租界内中国人燃放鞭炮、敲锣打鼓和其他乐器，包括马车、人力车在租界内响铃者，必拘罚。中国人在租界内行走高声谈笑和在沿江人行道及草坪行走、休息必拘罚。中国人的狗在租界狂叫拉屎，自然是人与狗一起受罚。

刘银根正要发作，却见前面一个洋太太正牵着狮子狗。那狗粗矮的

身材，雪白的长毛柔软曳地，快活灵动地迈着碎花步。他低头凑到那堆狗屎上，使劲地嗅了嗅。他想从气味和温度上，推断发案时间和嫌犯，可他不能断定，这狗屎究竟是谁家的狗拉的。他四下搜索了一圈，希望有别的野狗出没，可一根狗毛也见不着。

他还是下意识地发出了质询：“这是谁家的……？”这话还没说完，前面的洋太太已驻足扭头。她高耸的尖鼻子，湛蓝的凹眼睛，在刘银根面前那么轻轻一晃，刘银根立马气短。他赶紧伸出另一条腿，准确地说是左腿。一双四十三码的皮鞋，尖靠尖，跟挨跟，整齐地盖住了那堆狗屎。

刘银根与洋人打交道，除了会“Yes、No、Good、Sorry、Thanks”五个单词，别的外语一概不会。关于这一点，他不得不服那个白面书生曹玉林。曹玉林是翻译，不仅会英语，还会法语、德语、俄语、日语。在汉口五国的租界里出了什么乱子，曹玉林是有名的外语通。洋人断案子，曹玉林捞外快。刘银根想要保住饭碗，也时常离不开曹玉林。

刘银根现在最好是说早上好，可此情此境没按常规出牌。他一时不知应该发出哪个单词。他僵立在那堆狗屎上，下意识地 toward 洋太太微微鞠了一躬。关键处肢体比语言更有深不可测的内力。

洋太太优雅地转过身去，继续行路。刘银根这才走到路边的草地上，鞋底来回地踩、蹭。他在洋人的鹰鼻下工作和生活，忍气吞声是常有的事，可忍洋狗子的气还是头一次。刘银根一天的坏心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刘银根悻悻地回家去。他今天收工早，是听同僚郭三子说胭脂巷里出了一个叫胭脂红的美人。那女人是天生的美人坯子，会吟诗作画，弹唱一手好曲。他说我家就在这条街的东头，怎么从没碰过面也没听说过呢。他要见识一下这美人。不料，与曹玉林撞个正着。他曹玉林算个什么东西？原来不过是放羊挤奶的乡巴佬。因后来举家逃荒到汉口，在教堂混过饭吃，学会满嘴的洋话。刘银根不知道这家伙哪儿来那么多钱，总之，这个满口不说人话的家伙，不仅在巡捕房吃香，与洋行的大佬们也打得火热。刘银根思来想去，都不知道怎样吐出这口恶气。

不知俩男人从此怎样暗自较劲，且看下文。

第二节 一厢情愿

刘银根今年三十四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刘海洋，在汉阳龟山脚下湖北枪炮厂工作。湖北枪炮厂是清末创办的军用工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其创办源于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建造广东枪炮厂的计划。张之洞调任湖广后，李瀚章请移枪炮厂于北洋。海军衙门以北洋无铁驳回。张之洞闻讯，力请将枪炮厂移鄂就铁，得到海军衙门及户部允准。1890年张之洞筹设枪炮厂于汉阳大别山（也叫龟山）北麓，聘请德籍工程师迈克尔为总监工。1894年6月落成，翌年开工。适逢中日战起，枪炮厂的生产和扩建工程明显加快，陆续建成炮厂、枪厂、炮架、炮弹及无烟火药五个分厂，用工1200余名。先后制成37、53、57厘米三种口径的格鲁逊山炮。由于枪炮厂所需钢料特精，汉阳铁厂所产无法满足需用，故枪炮钢材主要依靠进口。起先常年经费约三十六七万两，其后增至八十余万两。

这龟山也是长的奇巧，与对面蛇山隔江相对，有龟蛇锁大江的意思。身体蜷着，背上隆起高耸的大包。一只头向南伸着，像要去长江痛饮。当然也有人产生过这样的联想：是不是蛇山与龟山本是一条南北贯通的龙脉，却吃不住长江气吞山河之势，被自西向东，拦腰切开。看来最柔弱的，恰是最强大的。大潮之下，山峰也得让道。六十年后，万里长江上架起第一座大桥，便于此选址。自然一个桩子打下去，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此是闲话，休要多言。

刘银根最疼爱三岁的女儿刘珍珠。刘银根跨进家门，女儿就摇摇摆摆向他扑来。他抱起女儿，在女儿粉嘟嘟的脸上亲个没完。女儿银铃般的笑声像一剂灵丹妙药，瞬间医好了他对生活的怨怼。他望着女儿粉嫩的小脸，真希望孩子快快长大。他对这个过早失去母爱的孩子充满了慈爱。此时，用人周妈过来，接过孩子。他一屁股坐进木椅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口气。

刘银根有两年时间没过性生活了。刘银根十四岁便与发妻李氏圆

了房。李氏把儿子海洋养到十岁，死于痨病。第二任妻子杨氏生女儿珍珠时死于难产。刘银根在经历了两次丧偶之后，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媒婆说他是克妻的命，弄不好自己人财两空不说，还平白害了一条人命。这样的例子随便可以举出一大串。刘银根本不信这个邪，可身边的现例他也不是没见过，别人娶妻是享福，他娶妻成了杀手。原来还有热心肠的人为他张罗续弦，后来知道端底，便冷了热情。外面的热情淡下去，他内里的热情也随之暗淡。就这样，日子一天天流水样地过。

郭三子问他年纪轻轻，没女人的日子咋过？他说有五姑娘呀。郭三子不解。他于是举起右手，夸张地撑开五个手指头。郭三子于是心知肚明，未了心里难免一酸。其实，刘银根不愿续弦，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怕后妈亏待了女儿珍珠。与其让女儿不快乐，还不如自己忍受肉体寂寞之苦。想到这里，他脑海里又浮现起胭脂红那惊鸿一瞥。

当时，曹玉林把门拉开，刘银根抬头，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女子美目一盼。虽然只是遥远的一瞬，却让他心下一惊。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内心里有一种情欲，像春天开在原野里的一株蒲公英，风轻轻一吹，便满是柔柔的情绪。以后的日子里，这情绪起起伏伏，弥漫他空寂的黑夜，飘浮单恋的深潭，勾引他亦步亦趋地追逐，像花猫捕蝶，有斩不断的兴致，捞不着的况味。

从此后，这胭脂红就成了刘银根的梦中佳人，并代替五姑娘，帮他完成画饼充饥的春宵一刻。临到高潮云涌之际，他脑海里翻飞的是胭脂红的眼睛，口中叫着的也是胭脂红的名字。由最初的“胭脂红，我要你！”“胭脂红，我的美人！”到“胭脂红，我爱你！”他终于为胭脂红发了狂。这“意淫”，可心领而不可口传，可神会而不可语达。意淫者脑海里必有一人，像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画，可远观而不可近玩。

人对于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越是充满奇丽的想象。想象不断地去粗取精，修补瑕疵，完美至善。像水中月，镜里花，逗引人步步向前。即使赴汤蹈火，身败名裂，也在所不辞了。

现在，刘银根的全副神经都倾注在“胭脂红”三个字上。他有事没事

就攀着郭三子去胭脂巷转转。郭三子说，英租界的事都搞不完，跑那边做什么事？刘银根就嬉皮笑脸说，我请客！郭三子一看他收敛了平日的威风，像小孩子似的搔头皮，立马明白他是拉自己下水。郭三子说，你家在胭脂巷，不是天天可以去逛窑子吗？我不去那地方，桃花坞的价咬死人。听说胭脂红更是天价。爹爹，我把一年的薪水搭进去，都爬不出来人。

这话正扑到刘银根的心坎上。他并不是起意要请客。他没那些闲钱。他的薪水勉强过日子。他不过是想找根引线，把“胭脂红”三个字勾出来。你搞了她？不搞，你咋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刘银根盯着郭三子的小眼睛看。说这话时，心里生疼，丝丝冒着寒气。他想，若是他郭三子都能搞，我为什么不能呢？我的钱又不比郭三子少一分。我的身材脸相比郭三子的矮冬瓜样儿可强出百倍千倍。

郭三子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母夜叉。每个月那吊钱，在兜里还没揣热乎，就被她搜得一干二净。娘们儿没钱搞个屁！不过，倒是听说这胭脂红卖艺不卖身。好几个洋行买办去胭脂红那里，只为买她画的兰花草。”

“虎口还准她小羊羔守住身子？”

“我也是听说。若真是，可算得上一个奇迹！听说秦淮八妓也有卖艺不卖身的哩。她们能守住，想必胭脂红也是行的，要不就是身怀绝技。老鸨只认赚钱又怎么不可以！只恐怕让一些男人心急火燎地难受。个斑马的，幸亏我没钱去，否则去了更难受！看得到搞不到。你说是不是烧钱找罪受？”

听到这些消息，刘银根既庆幸，又难过。庆幸的是这女孩像兰花草自清自洁。难过的是入了虎口，何日是个头？他要救她，把她赎出来。这是一瞬间的闪念。她虽然只给了自己那匆忙的无意的一瞥，经过后来数日的思念和意淫，已走入他的生活，成了他的亲人。他决定今天回家一定去看看她。他心痒痒的难受。

这次走进桃花坞，那道高高的木头门槛业已跨得稀烂。他现在皮鞋踩上去，还有恍如梦中的欣悦。这种温馨从隐秘的心底冉冉地升腾，呈

铁血首义路

现在脸上便是一脸的和气。这次他没有高声叫嚷，也不是随意的着装。他是特意换了一身崭新的行头来的。和洋人一样的旧西装，是从典当行淘来的，九品相。他还生平第一次在租界的发廊里理了一个昂贵的头。头上喷了发胶，微微地散发着香气。他粗壮的长辫子盘起来，像一条蜷着的蟒蛇，又像一堆狗屎。这是他一眼望去的直觉，他却不愿承认。他宁愿相信那是云，高不可攀的云，承载梦想的云。他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发廊女夸他像新郎官，他乐意受用，呵呵笑得一时合不上嘴，好像那位绝色美人胭脂红真的静候闺房等他迎娶。

“刘大人您好啊！”罗曼尼笑意盈盈疾步迎过来，“好久不见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小六子，上茶！”一个瘦小的男子赶紧从后屋端出一杯茶水，小心地搁到刘银根身边的茶案上。

“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啊。曼尼姐越发地标致了！”从刘银根嘴里听到姐这个字，还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软乎的话，让罗曼尼一时难辨其中玄机，像看惯一个拿锄头的农民手里竟握起了细管狼毫。

一楼厅堂坐下，刘银根眼睛便四下里搜寻。

“您要点什么呢，刘大人？”罗曼尼的话很含糊，可含糊有含糊的好。像经验丰富的渔翁撒网，网张得越大，是鱼是虾都稳妥。她不能直击主题，上次余悸还在。他这样的身份也是不可怠慢，不可随便轻薄的。她得拿捏住分寸。做这花捐的生意就讲究这个。否则少赚了钱事小，得罪了客人什么时候来个一锅端，就事大了。不仅事大，而且全盘皆输。她打小在妓院里生活，耳濡目染的全是这个。一锅端的事更不是稀奇。昨日还是车水马龙，转眼就是人去楼空。她太明白什么叫釜底抽薪。

刘银根盯着罗曼尼的三寸金莲，笑道：“姐的脚可真是小巧可人。有机会我让人给姐送一双上等的绣花鞋？”

“不用不用，那怎么受得起呢？”罗曼尼端详着刘银根的脸。这张脸比往日多了一些猥琐，像一个欲行窃的人底气不足地望着东家。“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吧，只要我罗曼尼做得到。”

“胭脂红。”楼上有人大声叫着，是女伴间的呼唤。这一声足以把刘银根的魂魄勾走。他本能地抬头。此时正遇一个穿桃红锦袄的女子下

楼送客。后面一个穿小碎花袄的女子手里握着一个画轴，急急地追下来。前面的女子接了，轻轻道一声谢谢彩霞姐姐。刘银根便明白，这前面的女子就是眼见为实的胭脂红了。胭脂红走在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身边，将客人送至大门，双手将画轴递上，说让您破费。那男子接了，尊重点头而去。

刘银根看得呆了，脚下也生出两只风火轮。他腾云驾雾般尾随那桃红的女子而去。走到二楼靠西的一间名曰“胭脂坊”的房间，女子掀开一道布帘子，掏出钥匙启了，回头问：“大人，您找我吗？”

“嗯。您是不是那个叫胭脂红的姑娘？”

“您这人真怪，见了人还问是不是？”想必这姑娘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该知道她是谁的。

“对不起。我是久闻大名，无缘一见。”刘银根从女子的头顶望过去，果见这房间的桌上摆满笔墨纸砚。墙壁上张挂的也都是散发着墨香的兰草图。还有仿唐朝的仕女图。中间靠床边的是一张山水画，有鸟鸣山更幽的气息。床的另一侧，是一个简易的自制书架。三层木板嵌在墙壁里。下面两排挤满了书。书架的顶层是一幅油纸扇。深黄的扇面上写着六个毛笔字：出淤泥而不染。靠床的窗台上斜置着一把二胡。刘银根第一感觉是这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充满凄清的暖意，与他的世界像是两重天。

刘银根走进这房间和这女子，自觉神清气爽又憋屈得慌。女子很瘦削，削肩窄臀。手指细长，白皙如葱。指甲尖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油彩。长发逶迤至腰间，柔柔地散发着淡雅的香。他还没看清她的脸。可只这些对他来说已构成威逼的气势。因为她是他从未见过的风景。而且这种书卷和纤弱的气息是他格格不入的。他觉得自己五大三粗，胳膊腿儿都是直愣愣的，似悬崖陡壁与小溪青藤，是两相对照，泾渭分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长的不是地方。连进屋迈哪条腿都成了问题。

“先生请坐！”女子长发如瀑的后背和细柔似水的声音挽救了他。刘银根偷偷喘了一口气。他选一张靠右墙的木椅坐下了，又咽一口涨到喉管的唾沫。“先生是要听曲子，还是要画兰草呢？”